

【共享记忆】

遇见高密



□程瑞

去高密,是为了一场寻访。

这地方,在山东半岛的腹地,已经静静躺了五千多年。从济南向东,过潍坊,再往东南,便是高密。车子在平原上走,两旁的庄稼地一望无际,夏天该是满眼的青纱帐,冬天却只剩下庄稼茬子,萧索中透着一股子倔强。这倔强,大约就是高密人的脾气。

高密的底气,是从春秋年间攒下来的。头一个要说的,是晏婴。这位矮个子相国,生在夷维,就是今天的高密。我站在晏王庙村的晏子衣冠冢前,看着那方穹碑,想起他出使楚国的故事。人家不开大门开狗洞,他不进,说“使狗国者从狗门入”。楚王问齐国是不是没人了,他答:“临淄三百间,张袂成阴,挥汗成雨,比肩接踵而在,何为无人?”这话说得有风骨。他辅佐三代齐君,自己却过得节俭,“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”。孔子称赞他:“救民百姓而不夸,行补三君而不有,晏子果君子也!”从晏婴往前推,高密还跟大禹有渊源。史载大禹字高密,这里曾是他的封国。一个“密”字,藏着多少深意。山川密布,城郭密实,文脉也紧密地传承着。

东汉的郑玄,又给这片土地添了一道厚重。郑公祠在郑公村,偏僻得很。我按着地图一路向西,越走越荒,几疑走错了路。直到看见村墙上手绘的郑公故事,才知快到了。祠堂很小,青砖青瓦,几米见方,门庭冷落。祠后是郑玄坟冢,一人多高,青草满目。可就是这位看上去寂寞的大儒,当年门下弟子数千人,遍注群经,让经学进入了一个“小统一时代”。孔融做北海相时,特地令高密县为郑玄立乡,称“郑公乡”。想想那个场面:一县之地,专为一位读书人改名字,这是怎样的尊崇!从晏婴到郑玄,再到清代的刘墉,高密人管这三位叫“三贤”。刘墉的故里在逢戈庄村,康熙御赐堂号“清爱堂”,乾隆赞为“海岱高门第”。一门清官,几代风骨,这大概就是高密的气脉。

从西乡郑公村折回来,往东北方向走,就到了平安庄。这儿是莫言的家乡。村口立着“莫言故居”的牌子。往里走,土路两边有了小摊,卖的是莫言的书,还有高密的泥塑、剪纸。一位摆摊的大姐说,自打莫言得了诺贝尔奖,来的人就没断过。莫言的老宅是五间

土坯房,建于1912年,他在这儿生活了二十二年。院子不大,北墙上的照片里,年轻的莫言穿着军装,眼睛亮亮的。屋里还是当年的样子:土炕、灶台,散了边的炕席。炕上的小桌,该是他趴着写字的地方。莫言说:“我生于斯,长于斯,我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。”这话我信。他书里的高密东北乡,那些红高粱地,那些敢爱敢恨的人物,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,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。门口的老乡说,莫言小时候家里穷,想看书得给人推磨换。一个推磨的少年,后来推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,这事本身就带着高密人的倔劲。旧居对面是新落成的莫言文学艺术馆,外形像层叠的书堆。门口的对联写着:“故乡许多美酒源于中国红高粱,凤城许多故事来自高密东北乡”。凤城,是高密的另一个名字,据说从空中俯瞰,城的地形像一只展翅的凤凰。

从平安庄出来,朋友说带我去看凤凰阁。阁在凤凰公园里,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飞檐翘角,琉璃瓦在日光下亮着。登阁四望,公园的景致尽收眼底。阁里如今成了美术馆和名人馆,高密二十八位历代名人的故事,用图文和雕塑讲述着。下阁来,在公园里走走,有老人下棋,有孩子放风筝,有年轻人在长椅上说话。寻常日子,寻常烟火,跟别处的公园没什么两样。可你若知道这地下的土层里埋着多少故事,从五千年前的人群聚居,到春秋的夷维方国,到汉唐的几度兴废……再看这些寻常日子,就觉得格外珍贵。

高密这地方,出过相国,出过大儒,出过大学士,又出了一位世界级作家。可它还是它,还是那片种红高粱的土地,还是那个赶大集、吃炉包、贴剪纸的小城。文脉这东西,就是这样,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,而是渗在日子里的气息。你走在街上,未必能看见它,可它就在那儿,在人们的言谈里,在孩子的课本里,在老人讲的故事里。

离开高密时,天已傍晚。车子从平安庄往外走,胶河在路旁蜿蜒着。冬日的河水不旺,却还有波光,一闪一闪的,像在送人。我想起高密人常说的那句话:这里的人,骨子里爱往天上望。祖先们望天,是想知道风从哪儿来;现在望天,是想知道人还能走多远。望天的人多了,地上就有了故事。故事多了,就成了文脉。文脉长了,就成了高密。

【原乡切片】

吾心安处是微山

□鲁亚光

生在微山,长在微山,生活工作在微山,听惯说惯了家乡的口音方言,看惯了家乡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、风俗人情,从咿呀学语到花甲之年,从小小苗儿长成高大树木,到如今金黄的叶片一层层铺满家乡的大街小巷。

微山的水,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巧,几十米几百米的高度,布设在风光旖旎的微山湖上,南北相呼,东西相望,像一弯温柔的臂膀,轻揽一城烟火入怀。微山岛上制高点凤凰台处的“三贤墓”,是刻入人心的三个难解之谜;孤峰独立青山碧水的独山岛,倩影亭亭;凤凰山上花草树木繁茂,百鸟啾啾,据说是二郎神从昆仑山麓肩挑两座山至东海半途天机泄露而落下,因有“凤凰不落无宝之地”之说,其山麓下人文始祖伏羲女娲“滚磨成亲”的传说,伴随微山湖的冷冽碧水,随玉带般的京杭大运河激荡流淌至天南地北。

最喜欢盛夏七八月间,去微山岛看一看“十万亩荷花”。游船漂荡在红荷绿叶苇草之间,那个时节的荷花红艳欲滴,像在辽阔的湖面上燃起灼灼的火苗。田田的莲叶总是纯净得翠绿,仿佛荷花仙子的阔大裙摆,随风绰舞。“青翠连霄汉,灼红透远郭。”行到大湖深处,挥汗采摘,不一会儿舱里装满了清脆的莲蓬、阔大的莲叶、含苞的荷花和欢快的笑声。凤凰台是必登的,高处看荷看船看水看人,别有一番风味。望湖阁和铁道游击队纪念碑,可与无边无涯的辽阔融为一体。要在深秋时节,爬一爬凤凰山。拾阶而上,山间小路蜿蜒在丛林深处,富氧的空气

让人心清气畅,爬山的辛苦在惬意的吐纳之间消失殆尽,层林尽染的欣喜让人感觉是那样的怡适豁然。

是的,微山的山,从不因让人仰视而显崇高,给人更多触动的,是无尽的畅想和温情的拥揽。

微山的水,当与别处不同。“青螺秀出银盘里,画图常悬玉鉴中。”四个衣襟相连的湖泊南北纵贯,就像两双清澈的眸子,观望并呵护着微山这座充满韵味的小城(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微山湖和南阳湖四个湖泊统称微山湖)。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,不正是大湖的蛾眉吗?顾盼流连而又会意含情。四湖之中,独山湖的水最为清澈而富有诗意。船行湖面之上,阳光下射,水下芡草摇曳,仿佛立体森林随水流轻柔摆动,与穿梭其间的鱼儿构成一幅动态的画面。“眼前渐觉红尘远,疑是桃源有路通。”沉浸在水下“绿色迷宫”里,光影中交错,如诗如画,如梦似幻。穿湖而过的京杭大运河,碧水汤汤,不舍昼夜,横贯南北。奔涌的河道上,渔船点点,拖船连绵,像流动的轿车、火车,融汇在朝阳晨风里,融化在夕阳渔火里,融进皎洁月色和航标灯的光源深处。至于四湖辽阔所在,那必定是面积最大的微山湖了。每年盛夏,岛周围湖面上十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,蔚为壮观,被誉为“中国荷都”。杨万里写西湖的诗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放在微山湖是最合适不过,只可惜他未能与如此浩瀚美丽的大湖缔结情缘。四个大湖的水,连珠缀玉,各有各的妙趣。“上善若水任方圆”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澄净、沉静的水,滋养、温润着这片可亲可爱的土地。小城里的人们也都

沐浴着、守护着这片连呼吸都渗透着水分的大湖。

山光水色是天然造就的一幅画卷,厚重人文是这幅美丽画卷上精妙的点染。水声被小城的听觉吸纳,山色被小城的视觉收拢。这个四时皆被美景装扮的小城,有着数千年的风流底蕴,有着与时俱进的艺术张力。它有“夏阳全盛日,城阙半临河。年年飞挽趋京洛,王气犹经水一方”的底气,它有“兴来芦荡多留迹,误入荷花久未还”的浪漫,它有“步出南城视界宽,荷塘苇荡雾弥漫”的恬然……大运河在小城里拐了个弯,微山湖大运河博物馆见证着小城历史的古今变迁,那些陈设齐整的古迹展品,烟火气息可触可感。

温婉的诗意的微山,顺着光阴的栈道,走进山水连成的画卷之中,用人文勾勒,用人心铺垫,用莲叶皴染,用荷花点睛,景致无边,从不褪色——无数陌生的熟悉的面孔从四面八方涌来,像辽阔大湖上的层层鳞浪,像十万亩荷花池中的密密清荷,像一河跨两省的绵绵青史,不只是为了观光探秘,而是与微山湖和大运河的冷冽碧波,在这方充满温情的土地上交会交融,和谐共生。

吾心安处,我亲历了微山这个小城生生不息的成长过程和它历久弥新的活力。它韵味依然,繁华之中透射着恬然的秀气、雅致、自然与从容。这方宜居宜业宜游的土地,既让人安身,又让人安心,更让人安适。生活在这里,不负光阴所托,读书为文,品茶论道,看景生情。小城是安静的,山水是纯净的,人心是恬静的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任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)

【此心安处】

楼下有片百草园

□周东升

小区楼下,零零星星散布着几片绿地,一些野草,杂树无拘无束地滋生蔓延着。几位年长的邻居将自家的花草栽植其中,绿地便成了草本与木本共生、粗放与精细并存的百草园。

百草园中的花草草,宛如一幅描绘四季变更的多彩画卷,春的新绿,夏的茂密,秋的绚烂,冬的萧疏,或绿或红,或花或果,或攀援扶疏,或匍匐伸展,成了别样风景。

百草园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因场地开阔,植被丰富,色彩斑斓,时常有鸟儿、昆虫出没,每天放学后或者节假日,孩子们便纷纷聚集到这里,有的将采集的树叶、花瓣拼贴成图案;有的兴高采烈地捉蝴蝶、逮蜻蜓、抓知了;有的自愿体验一把园丁的辛勤,为花草松

土、浇水……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,照看孩子的老人也不闲着,挖野菜、采药材。

百草园丰富了居民的餐桌。惊蛰时节,一场春雨过后,仿佛一夜间,棵棵鲜嫩碧绿的荠菜便铺展开来,焕发着盎然绿意。荠菜焯水后,做饺子馅是首选,清新爽口,让人禁不住赞叹:“吃的就是这口鲜!”当然也可凉拌着吃,色泽鲜亮,馋涎欲滴。被白色绒毛掩映着淡淡草绿的白蒿,遍布在百草园背阴的角落,它是药食同源的标志性美味。一把洗净的白蒿,打上三两枚鸡蛋,加入少许面粉,搅拌成糊状,油锅中烹煎,出锅便是诱惑味蕾的春日芳饈。

百草园的花草种群日益壮大。不少鸟儿来此筑巢、觅食,麻雀、斑鸠、乌鸫、白头翁,都是这里的常客;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色彩艳丽的黄鹂鸟

和太平鸟。鸟儿的到访,不仅让害虫踪迹全无,还将之前不曾见过的花草种子带了进来,然后发芽、生根、开花,不时地刷新着大家的认知。蛇莓、猩猩草、饭包草,是这几年新增的成员。若到五月前后,一大片一大片如地毯般平整的蛇莓,会在密密匝匝绿叶的衬托下绽放出鹅黄色的花朵,不几日,鲜红娇嫩的果实便醒目地昂扬起来,引得孩子们竞相采摘、鸟儿争相啄食。猩猩草株形优美,花期从春至秋,花色独特娇艳,花瓣内红外绿,令人赏心悦目。

有时想,很多小区的绿化带尽管精心布局,日常养护更是精益求精,但居民不得随意进入,更莫说捉知了、挖野菜,总觉得缺少了些亲近感,就好像刻意摆放的道具。能够拥有百草园这样的绿地,何尝不是得天独厚的赐予!